



三江月 / 竹篱瓦舍

责编李菁 2020年8月16日 星期日

审读邱立波 美编周斌

山上方

白云生处有人家

在宁海，许多古村的历史都隐隐与明朝大儒方孝孺有关，山上方村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地处深山之中的山上方村，藏于盘龙山上，面向三门湾，背靠状元峰。山间空气清新，常年云蒸雾绕，放眼望去，满山茶树很养眼。

“山藏方”的由来

据《宁海县地名志》记载，明初学儒方孝孺因拒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，罹灭十族之祸，其家溪上方被毁，同族方克浩幸免于难，逃到此山上匿居，改姓为郑。附近村民固知有方姓隐藏于此，遂称村为“山藏方”，清康熙三十年复姓为方。为了书写方便，后村名改成“山上方”。古时村落多以姓聚居，大家都能从这看似简单的村名中猜出山上有个以方姓为主的村庄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村庄里深藏的跌宕起伏。

关于这段历史的民间传说则生动许多，传说是当年族方克浩之妻郑氏腹中怀胎，借讨饭之名，将饭甑遮腹掩饰，从而逃出村外。《重修山藏方方氏宗谱序》里则如此叙述这段历史：“方公孝孺，明洪武年间官居翰林侍讲学士、文学博士之职，太祖去世后辅佐建文帝即位，进行政治改革，在靖难之变中宁死不屈而遭灭十族惨祸，但公文学之渊博、忠心之气节历传不衰，流芳千古。先祖乃溪上方人，明永乐靖难，九死一生，侥幸生存，偕母避居马铺，后察山上地博，遂转徙定居，时依母姓为郑，清康熙三十九年，奉诏恢复为方氏，终结了二百九十八年蒙难流亡生涯。”历史变迁，流传难免有出入，大致如此。

遭此劫难，流亡生活之艰难、心中之愤怨不平可想而知，山上方村先祖方克浩留有诗《哀词》：“猴城是吾乡，为主亡家国。上天降乱祸，忠良遭夷戮。挈家向南奔，望门（马铺后山）投宿。幸得遇故知，留我藏山谷。桑田变成海，冢墓遂翻覆。成仁在一人，贻祸及九族。多少逃亡者，含冤不瞑目。安得天运还，免我吞声哭。”也因此，山上方的后代子孙多深居简出，隐世避俗，过着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的生活。

晨钟暮鼓响彻山林

站在村口的方氏宗祠，这里曾几经衰败，又几经修复。与很多江南宗祠类似，鸡笼顶戏台，石板明堂，两侧有东西厢房。宗祠大殿后楼，有四根出头椽，颇为醒目。年轻的村主任方建彪说，这是老祖辈立下的规矩，不管宗祠怎么修，这些出头椽永远不能变，它们寄寓着祖宗们的厚望，希望隐世避俗的方家总有出头的日子，子孙能够兴旺发达。

村西的灵泉寺也是历史悠久的。据说是隋朝古刹，四周青峦叠嶂，绿筠翠柏，灵脉四合，若莲花含露。灵泉寺处莲花抱心之地，历经兴衰，香火袅袅不断，晨钟暮鼓，响彻山林。

村西有新岭头，新岭也叫摘星岭，历史上是甬台之间的重要“官道”，通东岙，经沙柳、海游，可至府城临海。海游在唐代还曾一度作过宁海的县治。新岭岭高路险，峻峭狭窄，南宋《赤城志》载：“摘星岭，在县南二十五里，旧名新岭，宣和（公元1119—1125年）中，廉访使刘长卿自北至，以其山高峻，更今名。”北宋晚期黄岩诗人左纬写过一首诗《题摘星岭》：“已知星可摘，须信路皆通。日影穿云薄，天形入水空。遥看梁苑雪，独挹楚台风。指点中华地，山河万国雄。”《宁海县志》记载，明万历年间又改名为“新岭”：“有邑人杨继思者，捐金五百，动工开路。凿壁成径，累石成梁，历三寒暑而功始告成。后人因名此岭为新岭。”旧时驿道“五里一墩，十里一铺”，清末的地图也将此地标为“新岭铺”。新岭头设有路廊，是走来往行人商贩的停歇地，村人行善供水，路人于此喝口水，聊个天，长个精神继续行路。修了公路后，摘星岭无人问津，新岭路廊门前冷落，连同新岭头一起在风雨中破败，湮没在荒草离离里。

村里人传说，从前有个读书人住在路廊那头的山上用功读书，有一晚打着灯笼下山，到路廊来借火，说风大把屋里的灯吹灭了。路廊乘凉聊天的人都笑了：你这灯笼里边不就装的是火吗？真是读书读呆了！后来这个书呆子高中状元，当了宰相，这座山就叫了状元峰。口口相传的传说，往往都有历史的影子，至于这个读书人到底是历史上的叶梦鼎还是章鏊或是他人，谁也说不清楚。



白云生处有人家

山上方，深藏的不光是历史，还有村庄，是薄雾轻笼的村落，是白云生处的人家，是养在深闺的农家碧玉。如《方氏宗谱》所言，“宁邑之南郡望府楼山麓，山川秀丽，风土醇厚，群山叠翠，景色如屏，乃胜地也。”

这个古老的村庄，远在高山之上，山路十八弯，曲曲又折折盘盘又转转。村子在山谷之间，四面皆山，云雾弥漫，藏在深山人不识，确实是隐居的好地方。村子北依望府楼，海拔四五百米，站在山顶，极目四望，有时云海茫茫，有时能看见县城，自是风光无限。满山皆茶园，茶叶是村民的主要收入。

高山特有的地势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地理环境，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出产的稻米粮食深受欢迎，还有“山上方，好地方，粮食支援各地方，自己喝点白粥汤”的村谚。花生、蚕豆、番薯、芋艿、土豆、芝麻、生姜、蒜头、板栗、山笋等山货品种多样，还种植白术玉竹等药材。也许是因为祖辈方孝孺诛灭惨案的历史缘故，也许是村庄地处偏僻、交通闭塞的原因，以前的山上方人多自给自足，与世无争，很少进城卖货。新岭古道往来的路人商贩看到这里的山货，喜欢就顺带一些走。

因为路远山高、交通不便，这里的生活较清苦。改革开放后，村里活络的少数人先走出大山，接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大山。留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，人走屋荒，到处是残垣破墙。

村里的古建基本都已破败消逝，那些传说中的一个一个大道地都已瓦解成堆，目前保存尚好的也就属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若干长排屋了，木结构，朱墙黑瓦，衬着群山梯田甚是古朴。

不过，如今，随着风力发电场的建设，路面拓宽，原来狭窄的盘山公路变得宽敞安全，来观光的车子与人越来越多。茶园碧绿成片，蓝天下风车慢悠悠地转着，山上方的美丽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下。

记者 张海玉 文/摄
通讯员 张春涛 方秀英

